

他拼命地跑，先是拉著人轉身就跑，後是被人反過來拽著就跑，一路上在耳邊呼嘯的慘叫、在眼前噴濺的鮮血、在近處倒下的軀體，不管是被害者、加害者，一個個皆是面孔猙獰...，假如要問修羅地獄是什麼樣子，大概就是這樣吧。可此時此刻他沒有多餘的心思深陷在那些恐懼之中，又或者說他只是陷入了另一種恐懼。

他們好不容易逃回了宿舍房間，在被甩在後頭的追擊者趕上之前，將門上鎖、將四張書桌紛紛抵在門後，他沒留下喘息的空隙遠離了門口，並在房裡急躁地來回走動起來。

怎麼辦、怎麼辦、該怎麼做才好、現在該怎麼做才好、要怎麼做才能活、要怎麼做...

相同的問題反覆地充斥在腦袋之中，他嘴裡喃喃地念著，滿身的焦慮讓幾天沒有發作的壞毛病又再次重新出現，他緊緊抱著雙手指尖反覆地抓撓手背，不說現在手上沒有繃帶包紮，就說那個下手的力道，才一轉眼的時間，重疊上舊傷的爪痕很快就凝出了血珠。

然而他似乎沒感覺到半點疼痛，只想著不能再到外面去；京太郎的時數太高一出門就會馬上成為目標，而剛剛那些追著的人就是最好的例子。

築完障礙牆後便大口喘著氣呆愣在原地，房內的漆黑讓心底的焦躁不安放大數倍。從鬼屋解放出來到了活動中心看見新規則，短短的數分鐘內校園就產生了想像以外、更加駭人的劇變。

摸了摸脖頸上的金屬頸圈，微微的紅光照在指尖上。積分被換算成生命時數，而自己因為擁有好寶寶獎章瞬間比別人多了一天的時間，想到這點就更加理不清這主謀的用意，為什麼會讓捐過積分的人拿到與高分者相同的高時數...

而在剛才自己和小谷確實馬上被人當作了目標，每跑一步只會碰見更多恐慌的人們、聽見從四處八方傳來的哀鳴，那些雜亂的聲響不絕於耳、混亂的畫面殘存在眼皮上，腦裏被攪成一團亂，只是現在身後踱步的聲音更令人煩憂。

轉頭望去，能從落地窗透漏進來的微微光線下看見極其不安分的小谷來回走動，他嘴裡的碎念更加重了身處陰暗環境裡的自己的忐忑。

「...龍寺。」自己也沒沉靜到哪裡去，但也不忍放任小谷這樣下去。像是要打壓心裡的不安，微微顫著的手搭上對方的肩，調節呼吸試著搭話去重複以往的流程。「我們先討論一下吧。雖然...變成了這種情況。」

被京太郎擋住了去向、打斷了行動，他像是被迫從慌亂的思緒之中抬起頭來回望。...只是那看向對方的眼神似乎仍然深陷，「...討論...、對、...我們要討論、...」彷彿是努力著要自己冷靜下來似的，他嘴裡反覆著對方的話，動盪的目光從對方的臉上移動到那烙在頸圈上跳動的紅色數字...

他猛然伸出雙手握住對方的兩邊臂膀，急語道「...京太郎君的時數可以活到明天的、」他不管對方為什麼會有這麼多時數，「...明天應該會有其他指令、」只要對方可以活下來就好，「...到那時候搞不好會取消時數的規則、...所以我們只要、只要不讓別人搶走你的就好、...對...只要不讓別人搶走你的...」像是理出了什麼頭緒，他的臉上稍微出現了喜色，可在那瞬間思緒又在腦中倒轉過來...

什麼搶不搶的...現在又不只是“奪取”這麼簡單的事，搶走了對方也死掉了...而如果事情遠遠沒有所想的這麼順利呢，如果需要的不只是二十四個小時呢...

他看著對方，腦裡頓時出現許許多多激進的解決方法，可他卻一個也沒辦法脫口而出，他無法對著眼前堅持不去傷害他人的人說出“由他去爭取時數回來。”的這種話，他也無法讓對方的手上同樣沾滿罪惡。他想保護的一直都不只是對方的生命...，還有那份讓他還能相信或許真的人性本善的單純...

「...該怎麼辦才好...」

縱使嘴裡的語氣脫力地十分無助，可此時的他卻反而像是真正的冷靜下來。

怎麼這個時候都還在說我的事情呢？

「...我們不是說好要一起活下去嗎？」任憑讓小谷抓住臂膀，臉上的不安交雜苦笑地道。

「我們就先...」伸手摸上小谷的頸圈，「平分時數吧。」一樣的紅光沾上了指尖。

「我比你多十四小時，那...再給你七小時就好。」先給小谷時數吧，應該能讓自己冷靜一些。

浸淫在愈漸愈黑的黑暗之中，即便腦裡開始運作卻無法抑制恐懼的侵蝕，忍不住又擁上眼前的人。

「這樣我們就能一起活下去。」輕輕在對方耳邊道著，語氣微弱卻厚實，或許這句是目前說來最真心的一句話。

再次鬆開手，臉上尚未退去苦笑但已是盡力振作地道：「然後這二十七小時內我們再看情況。如果...如果到最後一小時規則還是一樣，那我們到時再做打算也可以。」話語越說越沉重，避開不了的事實擺在眼前，更令人無法拒絕接納所有的可能性，因為自己已經相當害怕死亡、害怕得和眼前的人一起死亡。

聽見對方的話，忽然又圈住的擁抱，他愣著瞪大了眼睛，他能感覺到對方的不安，也能感覺到對方話裡的期盼，但是...他怎麼可以...

「我...我...」他收緊手裡揪著的衣袖，眼神裡明顯地慌張、明顯地不知所措，「我不能拿你的時數、我會害死你的！」他知道昨天在鬼屋時對方說過什麼，他也因為那些話而對眼前的這個人有了不一樣的想法，可就是因為這樣，他更想要對方能活下來，「二十七個小時、跟三十四個小時差太多了，會...會一起死的、...我...我不想要你死...就算要把我的時數都給你...我只想要你活下來...」

那看著對方的雙眼在顫抖著說出話的同時，盈滿了水氣，他很害怕，不是害怕自己的死亡，是害怕失去眼前的人、是害怕眼前的人會在恐懼之中死亡。不知道何時早被丟棄的畏懼與膽小重新回到他的身上，而他沒辦法輕易地壓抑住那些。

「...為什麼？你想要讓我看見你的屍體嗎？」剛振作的心情又被對方的話語壓垮，苦笑多了一份難受，說出來的每個字詞都在發顫。

「你有想過被如此對待之後，我的心情會是如何嗎？」心裡被小谷所說的每個字每句話所刺傷，眼神流露出哀求。「還是說...你要出去殺人？去剝奪別人的生命好讓我們過活？」

下意識地不願想像這種可能性，才剛拉遠的距離馬上又貼近了。

「拜託你了...」貼在對方背部的手用力地緊壓住，像不容許對方吐出更多類似的話語、像不允許對方拒絕這個請求。「我沒有勇氣看著你去做那種事，我也沒有勇氣去殺人、去面對外頭的危險，所以請你...請你讓我用我僅有的方式去保護你...」

這次生命直接變作毫無情感的數字，而且每分每秒一點一滴地流失，延長的辦法也只剩一種...一種自己永遠無法面對的方式。

如果說被給予的這二十四小時是為了繼續捐獻，那我願繼續貢獻，貢獻給自己所在乎的人、同時也在乎我的人。

被如此對待會是什麼樣的心情，他是再清楚不過的了，就像回到第五天那時自己對對方說的話，但他也知道，現在不一樣了，對方對自己來說已經不一樣了，而他也沒辦法再那麼輕易的只是珍惜自己而已。

原來不惜代價去保護重視的人，就是這麼回事。

那雙手緊緊揪住對方身後的衣物，他將自己埋入對方肩窩，像是捨不得離開熟悉的溫度、像是在與心中的執著對抗，他沈默了片刻、深吸了口氣...

「我...我知道了...照你說的做...」他不得不選擇妥協，如果失去對方自己會活不下去、如果對方對自己也是一樣的感受...「對不起...我說了那樣的話...」或許，履行約定選擇一起存活到最後一刻，會是兩人最好的解法。

他將面龐埋得更加緊密，雙手的力道也比方才收得更加緊實，服貼在衣物上的薄唇緊緊的抵咬起來，彷彿是做好什麼最壞的打算與心裡準備，在猶豫的最後...他將壓低的腦袋從對方的肩上拔了開來...

「京太朗君...」，本來應該埋在衣物中的聲音清晰的響起...

「...我...喜歡你。」那雙清晰的瞳眸之中，不知何時已經不再含滿水氣，取而代之的是一片猶如星辰般明亮的堅定。

正因對方答應而準備卸下擔憂的心情，卻聽見對方最後說了——

愣愣地和小谷對望著，運轉著的腦內好像又更混亂了，但不再是徬徨不安和難受，而是轉變成一時無法解讀的困惑。面對對方直白的話語，無法理清自己現下的感受，原本能說慣道的嘴淪為了裝飾品，只是微微張著發不出半點聲音。

彼此因這幾日的朝暮相處而熟識起來，小谷看起來並不是習慣把「喜歡」當口頭禪掛在嘴邊的人，而且現在這個時機點...所以小谷說的喜歡，應該...不是普通的喜歡？

在對視數秒後，像是終於回過了神。

「——啊、嗯。」不明所以地慎重地點了頭，但整個人看起來仍沒有在狀況內。

而剛堵上的門口卻不合時宜地傳來了沉重的碰撞聲，臨時的動靜讓自己急忙抱緊懷中的人，戒慎地看向門口。

看著對方呆愣住的表情，不知道是沒反應過來還是自己說得太過突然，這或許不是什麼好時機，何況他也是昨天才意識到這件事，但假如情況一直是這樣又或是每況愈下，縱使得不到回應他也不想像自己一時的退縮，讓這份心意永遠沒辦法傳達出去。

「...京、...」可正要與對方同時開口時，門外飛來的碰撞聲立刻拉走了他的注意力，而在反應過來以前，對方彷彿是下意識要保護他的舉動，讓他怔了一下，他抬起眼來望向那張戒備盯著門口的側臉...，一股安心立刻在心中融化。

或許這樣就足夠了。

待門外的混亂平息下來，門扇也沒有要被闖入的跡象，他伸手輕輕拍拍對方，「好像沒事了...」

即便被對方告知還是沒把視線從門別開，就這樣動作僵持一段時間後才像是放下心地鬆開了臂膀。

才剛轉頭隨意看下對方卻又陷入錯愕，維持著微妙的距離再次發楞住，這下也聽到了自己早已怦怦作響的心跳聲。

「...呃我、我們先換點數！呃、不是、是平分時數。」不知道自己嘴裡在講什麼，手匆忙地放入口袋也沒拿好證件，清脆的敲擊聲在地面響起。「抱、抱歉，我撿一下！」

馬上蹲下又起身，不知道自己在窮忙甚麼，舉著學生證怯怯地向對方開口：「龍寺、那個，你的...證件...」

對方一連串的慌忙，讓他不知道該為自己是不是嚇到人了而感到抱歉，還是應該覺得對方笨手笨腳的樣子真的很不機靈。他垂下了眉尾，臉上帶著一點苦笑，從口袋裡拿出了學生證與對方的輕輕碰在一起，他看著地面嘴裡的話說得有點吞吐不清...「...對不起我說得很突然，但是...沒關係...我自己知道，就算不回應...也...也...」

可當話說到此處，胸口的悶痛頓時讓他打住了嘴，真的沒關係嗎？不管是接受還是拒絕，只是默默的喜歡、只是做到傳達心意，對他來說真的足夠嗎？事到如今，他已經騙不了自己了，那麼...

「...不管京太朗君需要多少時間想這件事，我都會等，是接受還是拒絕，我也都會尊重你的決定。」將話說完，他抬起頭來，眼裡雖然有些濕潤，但比起方才告白時的表情，現在又更加堅定了許多。

聽著小谷說了這麼多猛然有些過意不去，雖然心跳聲還不受控制地在耳邊轟隆作響，但總覺得得回應些什麼...

「聽到你說喜歡我、我是很開心的...可是我...還沒搞懂情況...啊，不是說聽不懂你的話，是在說...那個...」

原先試著對上的視線沒撐到幾秒又撇開了。「心跳聲有點吵...」

極其羞赧的遮著嘴，聲音卻壓根沒被遮擋住。怎麼越說好像越難堪，好像失去說話的能力，吐出來的字句連自己也聽不懂了...

因為想轉身的緣故，手裡還握著的卡片直接戳上了對方的。啊、還有時數...

「先給、先給時數好了...」本應該是令人兢兢業業的過程，卻已經搞不清楚到底是在緊張哪件事情，是生命時數？還是小谷的告白？或許兩者都有吧。

臉上燙到了極點，勉強強強地說完給予的指令，緩緩地把手收回來卻依舊不曉得該說什麼。

「還是、麻煩你...再等我一下...雖然我不知道一下會是多久...」最後擠出的話還是構不成完整的句意，生硬地微微鞠躬，也不曉得為何要如此恭敬，總之身體伴隨越來越快的心跳和逐漸升溫的熱度自動地行禮了。

他看得出來對方還陷在一片混亂沒辦法理清思緒，本來對方也不是腦袋很容易運轉的那種類型，但是看著對方這麼慌張的模樣反而顯得自己的告白真的太過唐突，甚至有些強人所難...，想到這裡胸口又開始陣陣悶痛了起來。

「...我說了沒關係，是我太突然了，...你慢慢想，而且...也不一定是要在今天。」他收起手中的學生證，嘴裡的語氣又輕又緩，接著又道「...京太郎君、你手上的傷還沒重新包紮...」在剛剛對方拿出學生證時，他就想起對方手上的槍傷還沒有重新消毒；然而...「我、...繃帶那些的在電視櫃上，你自己有辦法的話...我就不幫你處理了...」如果現在說要幫對方包紮，大概也只會把對方嚇個半死吧。

「...我想和學姊說點話...，你不要忘了先用食鹽水沖洗過傷口才能包紮。」

或許暫時不要同處在一個空間裡會讓對方輕鬆一點，他盡量讓自己表現得釋然一些，畢竟對方也說了那感受是開心的，只要不是討厭或噁心，他也沒必要這麼沮喪的；沒等京太郎回應他轉身往鑲有落地窗的陽台而去。

望著小谷漸行漸遠的背影，一股悵然若失從緊張的夾縫中油然而生，雖現在能有好好喘息的空間，可是對方的聲音聽起來並沒有想像中既往的朝氣。

滾燙的臉頰被小谷離去的風吹涼了一些，其實也不盡然是對小谷的坦然手足無措，而是心底同時也有一件事惦著。

握起昨日被小谷幫忙包紮的左手，上頭的繃帶還是很牢固地貼合著手掌，低頭望著手喃喃道：「我想要等我們都出去後...再和你說...」

我們必須要活到能夠出去的那一刻，在那之前我會一直一直去想辦法，即使到最後...非得要採取那種必要手段...

加速的心跳趨向緩和，鬆懈下來的臉龐勾起了淺笑，希望能先帶你脫離這片令人不安的環境...然後再好好的、和你說真正的答覆。